

笑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I277.8/3

DE92/11



舌尔

浙江人民出版社



笑话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5948

755948

笑 话
舌 耳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25 字数44,000

1980年3月第 一 版

198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50,000

统一书号：7103·1091

定 价： 0.18 元

目 录

有天没日	1	审堂	15
刮地皮	1	看戏	16
发誓	2	草包也在船里	17
判棺材	3	争骂	17
再撒一次	4	善人好欺	18
嚼嘴狗官	5	马屁大王	19
奶奶属牛	5	屁秀才	20
五大天地	6	谢赏	21
十七字诗	7	屁话	21
告荒	8	假话	22
改姓	9	客套话	22
黄鼠狼	10	势利和尚	23
御史与裁缝	11	不宜动土	24
只怕“出外”	12	超度	25
戴高帽	13	端公	25
捉拿糊涂虫	13	念佛	26
一片糊涂	15	驱蚊符	27

不会及第	27	外科医生	45
红与白	28	医驼背	45
莫不是死错了人	28	秀才读书	46
隐身叶	29	笑话一担	47
地主见鸡	30	写信	47
死也瞑目	31	秀才买柴	48
豆腐是性命	32	噜苏先生	49
换手指	32	“一”与“万”	49
愿变你父	33	品画	50
“富”有贼形	34	失话	51
吝啬鬼拜师	34	剖腹取肝	52
合本做酒	35	说话活络	52
痛在别人家里	35	射雁	53
骗子和懒汉	36	妙处难学	54
买帽	37	养百灵	54
错穿靴子	38	若是我	55
竹子	39	取名字	56
赶路	39	偷酒	56
心病	40	好胜	59
借牛	40	问靴价	59
记账	41	于嗟子	60
望文生“义”	41	一步不让	61
虚字眼儿	42	有人在此	61
抄写先生	42	家父烧了	62
寻“川”字	43	我不见了	63
难产	43	后记	
草书	44		

有 天 没 日

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某县几位官长找了个较为凉快的地方，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尽管身旁有仆人不停地打扇，但他们还是觉得热得要命。他们的话题也就谈到什么地方乘凉最适意。其中一个官员说：“听说王家花园的水阁上很凉快，我们明天上那儿去吧。”另一个说：“我看还是北门外那个寺院的大殿上凉快。”

周围干活的老百姓看到这些寄生虫如此悠闲地坐在那里纳凉，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又听见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起来，就走拢来齐声说：“这些地方虽好，总不如县官大人的公堂上凉快。”一听有这么个好地方，众官长个个伸长了脖子，惊奇地问：“真的么？我们出出进进，怎么没有这个感觉？”众百姓回答说：“自然是真的。那地方有 天 没 日 头，怎么会不凉？！”

刮 地 皮

有个县官，在任上拚命搜刮民脂民膏。他一连任职三年，刮到的财物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这个贪官任满时，雇了好几只大船，把搜刮来的财物装载回家。他到家后，突然发现奴仆中多了一个从不认识的白发老头。他以为是混进来的小偷，就一把抓住，恶狠狠地追问：

“你是谁？”

“我就是你当过县官的县上的土地菩萨。”

“啊，原来是土地！”县官显得有些不自在起来，忙堆下笑脸问道：“你为何也离开那里，跟到我家里来了？”

“谁愿意跟你来！”土地菩萨吹胡子瞪眼地说：“县里的地皮都被你刮来了，我不跟到这里又能到哪里去安身呢？”

发 誓

从前有一个官员，刚刚到任，就向神像发誓：“我做官，决不贪财受贿。如果左手要钱，就烂掉左手；右手接钱，就烂掉右手。”说得那样斩钉截铁，好象显得很清廉。

不久，有一个人触犯了刑律，拿了许多金银去贿赂他，向他求情。接受贿赂吧，怕违背了原来的誓言；不接受吧，那黄橙橙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就放在眼前，诱得他心头痒痒的。他略略犹豫了一下，终于对那个人说：“把金银留下吧。”

旁边一个小吏看到他要把金银收下，连忙提醒道：“老爷，别忘记不久前你还发过誓呢！”这个官员哈哈一笑，若

无其事地说道：“誓言是死的，人是活的，难道不好变通一下？你给我端一只空盘子来，叫他把金银摆在盘中，命人捧到后堂去，不就得了！我那天发誓说的是不要钱，今天他送的是金银；何况今天我不曾动手，所以手是烂不掉的，要烂就烂掉这只盘子吧，与我不相干。”

判 棺 材

有姓张和姓贾的两个人，共同捕得一条大鱼，各人都争着要归己有，结果扭打到官府，要县官来裁决。县官一看此鱼又大又鲜，不禁口角流涎，立即宣判：“两人姓张姓贾，因为争鱼厮打，你们各自回去，留下鱼儿——送与我老爷油炸！”宣判完毕，就命左右把两人赶了出去。两人大失所望，后悔不该互相争吵，对那个县官十分气恨。他们经过商议，共同买了一口棺材，又装出互相争夺的样子扭打到县府，看县官如何决断。谁知县官看到棺材，也很高兴，动问了几句，就大声判道：“两人姓张姓贾，为买棺材厮打，棺盖你们带回，留下棺底——送与我老爷做槽喂马！”两人怒火冲天，大喊道：“老爷留下官（棺）体，真是无财（材）不刮！”

再 撒 一 次

某乡村有一个儒学馆，设在大路旁。一天，有一个农民，经过学馆，在墙角落撒了一堆大便。刚要起身赶路，却被学馆里的老先生一把揪住，说他污辱斯文，破坏礼仪，就怒冲冲地把他押到县府衙门查办。

县官一听老先生的诉述，说声“这还了得”，立即把惊堂木一拍，向农民大声呵斥：“你为什么如此大胆，敢亵渎圣人？”农民急忙分辩：“我每次进城，都从学馆前面这条路上经过，今天走到那里，一时肚子难熬，才急着解手，不是有意触犯圣人。”县官看他不服，就喝道：“别强嘴，快说，你愿意挨打还是愿意罚款？”农民怕打伤了身体，养不活一家老少，只好说：“我愿受罚。”县官的眼珠子滑溜溜一转，信口说道：“你犯的是对圣人大不敬的罪名，要罚银子一两五钱，快交出来，在公堂上称过，用不着交到府库里去。”

农民平日好不容易积攒了一锭银子，那天正要进城买东西，被逼得没法，只得当堂摸出来，说道：“这锭银子有三两，待我去分开来再交纳吧。”县官见是一锭三两重的纹银，就立即换了一副面孔，笑嘻嘻地上前取过银子掂了掂，赶快往衣袖里一塞。农民一看急了起来，叫道：“你罚我一两五钱啊！”县官说：“你也用不着回去把银子再分成两

半，那多麻烦，又误了工夫。我看这样吧，我准许你明天再到学馆里大便一次，两次罚款加起来不刚好是三两银子吗？”县官一说完，就顾自退了堂。

嚼 嘴 狗 官

有一个新官刚刚到任，就向老百姓要这要那。他摊派每一个里长要交一百只狗，限定在三天内交齐。有一名里长东奔西走，好不容易才买到九十九只，还缺一只，再也没法子凑齐。里长心生一计，买来一只羊，锯断羊角，混在九十九只狗当中去充数。这个新官看到那只羊的嘴巴不停地动，就问：“这只狗为什么老是动嘴？”里长答道：“这只狗等吃等了三天，现在正在嚼嘴呢。”新官听了连连称赞：“好狗！好狗！”里长说：“它确是一只好狗，它还能管住那九十九只狗。所以这只动嘴的狗也算是个狗官。”

奶 奶 属 牛

有个县太爷名叫艾开尤，绰号“爱揩油”。在他五十寿辰的时候，亲戚朋友都送来厚礼，前来拜寿。

县府中那些差吏，听说县太爷要做生日，都想表示一点意思，讨个欢心。他们私下筹划商议，听说艾老爷属老鼠，就凑了一些碎金铸成了一只金老鼠，作为寿礼送给县太爷。艾开尤一见黄灿灿的金鼠，立即眉开眼笑，对这些手下人着实夸奖了一番。最后，他还特意提醒大家道：“你们可知道，过不了几天，就是大奶奶的生日了？别忘了，大奶奶是属牛的。”

五 大 天 地

从前有一个地方官，一味搜刮民财，残害百姓，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因此百姓十分怨恨他。当他任期满了将要离开的时候，公众赠他“德政碑”一块，碑上写着“五大天地”四个大字。这位官老爷不明白碑上题字的意思，就问道：“这碑上‘五大天地’四个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说来我听。”众百姓齐声回答：“老爷到任时，金天银地；在官厅里面时，花天酒地；坐在桌上审案时，昏天黑地；含冤的百姓，是恨天怨地；现在老爷卸任了，我们大家都谢天谢地。”

十 七 字 诗

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个人善于做十七字诗，出口成章。他的诗常常挖苦讽刺当时社会的丑恶东西，因此也很有点名气。

有一年碰到天大旱，当地太守装出十分关切百姓的样子，按照当时习惯，设坛斋戒，祈祷求雨，背地里却照样花天酒地，不顾百姓死活。那个善做十七字诗的人就写了一首讽刺诗：“太守来求雨，日日摆宴席，昨夜后花园，赏月。”这首诗一出，不胫而走，满城流传。

太守非常恼火，就派差役把那作诗的人抓进府堂，亲自审问。太守说：“听说你善做十七字诗，给我当堂做一首，做得出，就放你回去。”并且限定以太守自己的别号“西坡”为诗题。那人立即应声吟道：“古人有东坡，今人号西坡。若将西比东，差多！”太守听了勃然变色，就命差役把他责打十八大板。那个人不仅不求饶，反而又高声朗诵一诗：“作诗十七字，被打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太守听了，气得手脚发抖，正想把他下狱，只听得府堂外面人声鼎沸，众百姓如潮水般涌来，甚至也按着十七字诗的节拍阵阵呼喊：“百姓受苦累，西坡哪有水！作诗说真话，何罪？”太守无可奈何，只好把那人释放了。

告 荒

县里遇到大旱，作物歉收。县官不顾百姓死活，日日派人下乡逼租。

一天，东门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来到县府，说是今年遭荒，要求减免一点租税。县官眼珠子一转，心想，这倒是个送上门来逼租的好机会。他就立即升堂，说要公开审讯抗租抗捐的刁民，并硬叫众百姓来观看，想来个杀一儆百。

审讯开始，县官把惊堂木重重一拍，向老农大声喝问：

“你说今年遭荒，我问你，同去年相比，麦子的收成怎么样？”

“只有去年的三成。”老农回答。

“那么棉花呢？”

“只有二成。”

“稻子呢？”

“也是二成。”

“豆子呢？”

“也只有三成。”

县官听罢，眼睛瞪得滚圆，厉声喝道：“你好大胆！这几样东西加起来，明明有十成年景，是个大丰年，你还来欺骗老爷，谎报灾荒，分明是想抗租。来人呀，用刑！”

“今年确实遭荒，”老人不动声色大喊道，“我活了一

百四十多岁，还没见过这样的大荒年呢！”

“什么？”县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胡说！你哪有这么大的年纪？再敢撒谎，加重用刑！”

老农扳着手指慢慢数道：“我今年七十多岁，大儿子四十多岁，第二个儿子三十多岁，合起来不是一百四十多岁了吗？这样算法，还是你县老爷刚刚教我的呢，我怎敢撒谎！”

改 姓

某县有个县令，他的妻子姓伍，还是个名门之女。

县令到任不久，就宴请县中僚属，并请他们的夫人一同赴宴。

宴会上，县令问司礼宾的夫人：“尊姓？”回答说：“姓陆。”又问主簿的夫人：“尊姓？”回答说：“姓戚。”在旁边作陪的县令夫人一听，勃然大怒，猛然站起，袖子一挥，返身转入后堂，弄得在座各位夫人莫名其妙，面面相觑，都觉得没趣，想退席回去。

县令一看这局面不好收拾，急忙进入后堂，问夫人何故发脾气。伍夫人余怒未息，说道：“司礼宾的夫人说自己姓陆（六），主簿夫人说自己姓戚（七），她们可能知道我姓伍，就这样故意想压过我，真是欺人太甚。其他官员的夫人你不必问了，她们一定会说自己姓“八”姓“九”，岂有此

理！”

县令一听也有道理，心想自己为一县之主，夫人的姓又怎可屈居人下，在姓氏上也该显示出威势。于是，他又把伍夫人拉到席上，复请众夫人入座。然后，他清了清嗓子，说道：“刚才各位夫人都道了尊姓，我也向各位介绍一下，”他用手指指伍夫人，“她姓‘万’。”

黄 鼠 狼

县官太太同学官太太、武官太太坐在一起闲谈。闲谈中谈到了皇帝授给自己丈夫的封号叫什么称呼。县官太太说：

“我们老爷称做文职郎。”学官太太说：“我们老爷称做修职郎。”县官太太和学官太太问武官太太：“你家老爷是何称呼？”武官太太说：“我家老爷是黄鼠狼。”两位太太听了十分惊奇，忙问：“你家老爷因何有此称呼？”武官太太说：“我常见我们老爷下乡巡查各地军营回来，拿回来不少鸡，自然是黄鼠狼了。”

御史与裁缝

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里有个著名的裁缝。他所做的衣服，无论长短宽窄，都适合各人的身材，恰到好处。

当时，有个做御史的官儿，派人来把裁缝召去，要他给缝制一件官服。裁缝来到御史府，站在御史面前打量了一番，既不动尺，也不量布，而是开口先问：“请问大人，做御史已经几年了？”那个御史十分诧异，反问道：“我叫你来做衣服，何须你来查问我做官的资历！你问这个干吗？”裁缝答道：“大人有所不知，问明年资，同我裁剪衣服的关系可密切呢！”

御史听了更加纳闷，要裁缝说个明白。

于是，裁缝一边在御史身前身后用手比划，一边不慌不忙地作说明：“你们这些做官的人，开始做官时，总是意高气盛，洋洋自得，挺胸凸肚，目空一切，身子是仰着的，所以这时候裁衣服就应当后面短些，前面长些；等到做官做了一段时间，尝过了官场倾轧的味儿，磨平了一些棱角，适应了官场的套数，意气也平缓了一些，这个时候裁衣服，就应当使前后长短大体相同；到了做官做久了，老是得不到提拔，甚至还被贬降职，心里总是抑郁不痛快，在上司面前深怕得罪，总是躬腰俯身，十分谨敬，身子总是向前弯着，这个时候裁衣服，就应当前短后长了。这是我多年来给做官的人

裁制官服所积累的经验。今天，我如果不知道大人的做官年资，那裁出来的衣服是决不会合身的。”

只 怕 “ 出 外 ”

从前有一个人在京城里做大官，过着舒服的日子。一天，一个江南人进京登门拜见。刚巧这个官老爷不在家，守门人如实回答道：“老爷不在。”这个来访者一听，就对守门人说：“你这话很不吉祥，不该这么说。”守门人摸不着头脑，就问为什么不吉祥。来访者解释道：“我们江南许多地方忌讳说‘死’字，凡是人死了都说成‘不在’。”守门人说：“老爷确实不在嘛，你叫我怎么说才好呢？”来访者告诉他：“你应该说‘老爷出外’才对。”守门人听说急忙摇头说：“这更使不得，我家老爷最忌讳这样说，他每次出门都再三嘱咐全家不许这样说。”来访者觉得十分奇怪，追问原因，守门人才说：“我家老爷说，在京城做官，权大势大，‘出外’就是降职贬官，去做地方官，所以老爷不怕‘死’，只怕‘出外’。”来访者恍然大悟：“哦，原来你家老爷为了不‘出外’，连性命都不要了。”